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吳璞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路

集部六

文憲集　　別集類五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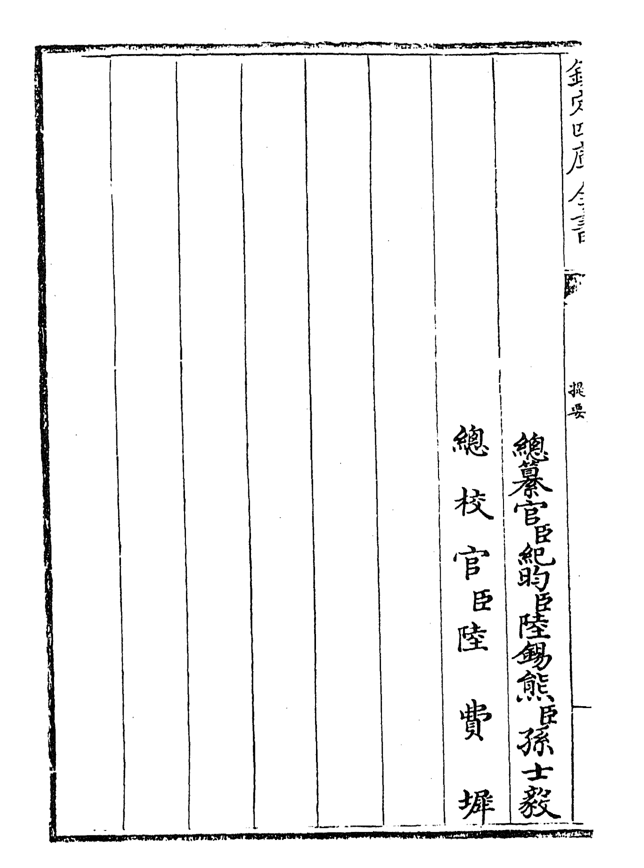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文憲集三十二卷明宋濂撰濂有篇海類編已著錄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滑為一朝之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滑具授受具有源流又早從聞人夢吉讀貫五經具學問亦具有根柢明史濂本傳稱

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燕饗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勲鉅卿碑記刻石之詞咸以委濂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其文集劉基傳中又稱所為文章氣昌而奇與濂並為一代

之宗今觀二家集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蹀躞注波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略有間矣方孝孺受業於濂努力繼之然較其品格亦終如蘇之與歐葢基講經世之略所學不及濂之醇孝孺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濂之粹矣乾隆四十六年十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憲集卷一

明 宋濂 撰

表 凡五十八章

進大明律表

臣聞天生烝民莫不有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

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
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飧茍
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
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
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
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
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
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

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
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
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
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
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寛宥是神禹見辠而泣
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
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
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

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典曰盜賊曰鬭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

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

頓首謹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

周家有監於夏殷葢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

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强并部落

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

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

鑾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
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
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
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
兹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
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蠱惑於中權姦蒙
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疎闊周綱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為
不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

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
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
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徹鴻音
斯播載念盛衰之故仰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
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
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
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
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

臣王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叅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

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一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録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册隨表上進以聞

致仕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逢

真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也臣本一介
書生粗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
之禄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勑省
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典儒臺繼陞右史
侍經東宫供奉翰苑去歲欽蒙特除承旨為文章之首
臣而次子璲擢中書舍人長孫慎殿廷序班一門三世
俱被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親御翰墨寵以雄文粲
然奎璧之光照耀霄漢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

冠服文綺寶楮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
厚如地照臨如日月非筆墨可盡述臣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
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
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尺寸之功亦
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
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
俾世世無忘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無任瞻天仰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濂誠懼誠忭稽首頓

首謹言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濂謹上表

致仕謝恩牋

具官臣宋濂誠惶誠忭頓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聖恩

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陛辭十日

發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昭宣制

命龍光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嘆慕

以謂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皇上之

大德殿下之深恩顧臣區區何以圖報於萬一臣聞古
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盖以四海之廣
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
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
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
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
耳臣誠惶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
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

王相傳心法爲言者誠以爲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申謝以聞臣濂誠惶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賦凡二章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名翰林詞臣出

示臣桃半核盖元内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垂誡方來臣濂謹案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

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無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託傅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鳥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桼蔡京所記尚庫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衍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謹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

仁獸在宮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種於下方想其瑶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眄瑶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遥臨託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覿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軿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啓鉀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剖蜜

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僊將懐核而種之斸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嵗屢閲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匪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介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仰承玉露常蒲之栝鋭首聳兮尖岑豐下橢兮吐火切狹長也墜星衆皺䖸背文之𧶊一窪暈面色之

顏荷盤欲展蚌甲未扃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圜合線之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卣鸞彝同藏真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恍惚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盖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飆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

短兮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隂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薫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蓂莢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誶

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嘅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㝢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巳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録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令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

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託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贛之崆峒山陽學贍而文雄嘗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仕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崆峒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盖弗能也君間請濂賦其事雕蟲篆刻之學老且忘去黽勉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為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囅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崆峒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旓繽其蕩空兮播

灝氣之龖綏章貢挾以比流兮盎土脉之滋腴穴遥通於龍翕兮勢蟠亘於鬱孤信地維之奥宅兮為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鶱羽人黄唐丹士闢玉為房鑄金成柔仰青帝之布帷撥赤霞而啟筍悼下土之坌濁凌剛風以遐度惟彭城之僊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兮意翩翩而遐舉裘翦鹿肥之花屨約芝田之蕊巾割湘雲之枝擎點彩鷁之尾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煮踰洞真之石扉借修月之寶斧期緱生之下臨兮庶

緑文之可嗳于時玄冬届朔氣交水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烏晝韜莽六花之聚白合澳滓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太素之神苞奪人目精兮若流水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定地兮如爛銀炫燿於霜皐瓊林玉樹疊顥聯條柯頓亡於春緑蕊巧綴于晴梢乃涉瑶磴乃依氷檝膚中寒而生鱗指屨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采方長不折玉屑隨聲而輕墮霜莖倚雲而初積束以九真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苓魄既逍遥而永歸

忘蕉鹿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兮大濛之野萬樹瓏璽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霓旌而俱下於是築石竈繙金經養神火煉黃寧汞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扃液承太乙之珠機運元華之精憑乾坤之封券植鄞鄂之丹城逮伐毛而洗髓致陰爍而陽凝種芝於瓊玉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鵷鷺於王庭白簡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山而持斧使九夏之生氷迺乘風而來歸兮於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遽真凡

之異程至若西隣之子沈酣醽醁屏龜香曙笙火花春
䕫階舞楚銀館歌秦黄塵迷南華之夢槳㲉嗔東郭之貧
樂鍾鼎之遺豔厭烟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
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齊出處於一塗肯變志於
屈伸世繽紛兮麗以新蠟代薪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為
霖兮曽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為胡燕兮依華椽之飛文
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聞彈樵歌之逸響兮寄
緑綺于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為使陟崇

巘止皓毳迴飆敷天葩止虛白內朗絶纎瑕止仁斧義斯龍鏘鳴止鵷膏匪施痂芾形止剪彼薪㮇扶松栢止養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為公大道行止遡風屹立思盈盈止

頌凡八章

平江漢頌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閒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

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皥皥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大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揺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恥慶切候也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兾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

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比
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
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祭
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
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胄禡師祭也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
虜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
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

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巳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

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
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
萬人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
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
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
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
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
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

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蕩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録云

其辭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冦攘義旌東指罔

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
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
蜀蠢爾小醜敢雠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涉我疆
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
而弗誅俾自懲刷闖胡不然復豕而咥翹其蟲臂當吾
車轍皇明震怒歴告在廷是决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
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揺光在中夷則之月
禡於江濆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殄紀律精明飆

火奮激旟旐揚揚舽漢江切艭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
載怒載厲載飛載揚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
呼衝擊藥騰藜駁星流火戟虐燄雷奔巨轟雷劈殺氣
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横交紐命隕弗
顛攢桅湊颻筍東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
扶創而逸聚于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
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
其衝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

時由辰達酉僕姑矢名也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
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扶我革我
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
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摇形於
樂歌節以鐲鐃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
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謡有聲嘖嘖干戈相尋
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

策畫屈四方式之惟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盜疇能
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决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
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
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玆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
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
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膏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宫後

苑蒼松之上皇帝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㓜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悪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徽顯也起居注臣覲

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
衆庶歡豫底于敉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
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
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
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
聞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
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氐北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
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于上恩覃于下靈氛充物秘

䟽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
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
成鳳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萃嘉禾孕
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覩兹聖
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
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
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皇

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裹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猒猒浥浥紛

紛宻宻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冲和氤氳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早而流不高而迎茀禄之攸成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倚而傾不恢而盈茀禄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蔕圓如

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為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
遇林函以絲𢿱圖其形於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
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
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
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
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
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
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玆上

謙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內臣寘諸乾清宫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灦退而思之夫瓜蓏（力果切草實在地生）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方今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大顯叶瑞其又不在於兹乎然而異畆同頴周公作歸

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
昭宣我神應焜煌我王度寧可喑於金切於甘二切默而遂
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
付史館以備實録復繫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物
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蔕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
毓質雙星降精窒房均甘氷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
象豈無賓連産於户東叶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

平張翠作盖幬若兹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緜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粤從啓運靈貺疊甄兩岐秀麥合柎孕方無切花萼足蓮刱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邇遠無不服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為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名孰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羣臣
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
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
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
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
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
搏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弇為良篆帶以方侯其
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

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
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
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
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
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
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竒混融其輪圓煒煜其容輝
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
簨簴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

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瀛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瀛為之頌瀛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黄鍾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為黄鍾之本所謂景鍾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瀛

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揚發蹈厲以鳴國家之
盛偉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
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洩睠于濠梁真龍飛翔秉陰
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為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
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鳧氏
乃具爐錘乃烹乃鬻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
亟而頹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鈕不鋙輪圓

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
力臺搆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宅兮囷囷觸兮賁賁
摩乾盪坤以謦昕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
穀攸遂博碩而麗聲與天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
建極福之斂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
先律呂以宣功埀不刋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
是傳是誦

擬晉武帝武功頌

惟咸寧五年冬十有一月皇帝將舉兵徂征乃集多士
于庭而訓之曰惟皇天孚佑有晉俾克君臨萬方爾萬
方有衆罔敢有肆厥志朕猶夙夜祗懼若將墜于深淵
唯恐一夫不獲以越前王彝憲商書曰民非后罔克胥
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朕曷敢荒寧今孫氏皓舍
我民弗靖唯酒暨色淫酗無厭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
殫極工藝肆厥威如虎狼羣臣有正視者輒殺無赦人
怨神怒皓有耳若罔聞知則亦弗畏天降威命上帝震

怒集厥命于朕躬不敢不正敢用吉玉宣璧昭告于上天神后帥爾有衆底天之罰爾伸爾為王子國之休戚與爾同之爾督徐州諸軍以出涂中爾渾戮力王室簡在朕心爾督揚州諸軍以出大江之西爾預夙以嘉謨告朕朕極不忘爾尚克踐前言以成厥勲荊州諸軍爾其督之以出江陵爾濬爾作大艦欲有事於皓多歷年所今維其時非爾弗克終厥圖益梁諸軍爾其監之以下巴蜀爾彬帥其部曲以從爾奮爾戎世號忠貞各將

爾師以出夏口以出武昌爾克為使持節假黄鉞大都
督以冠軍爾濟副之嗚呼爾有衆修乃干戈峙乃糗糧
齊乃卒伍勿喪厥紀律惟爾賢往敷朕威靈越厥君臣
宜執俘之獻于太廟勿大肆殺戮惟爾賢嗚呼朕豈有
愛于皓土疆閔我民罹辜誕以爾多方殄殲乃雠爾尚
兢兢懐保若撫𣪘雛兵戎所指弗使致厥傷俾朕膏澤
布于下民時乃功爾不聽朕言朕則孥戮汝爾其念哉
太康九年春安東將軍渾出横江所向皆克二月龍驤

將軍濬克西陵鎮南大將軍預遣將渡江自進克江陵沅湘以南諸郡皆望風送印綬預分兵益濬建威將軍戎遣將與濬合攻武昌降之三月濬以舟師入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夏四月賜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皓苛政詔增充潭邑八千户進潭爵為公濬輔國大將軍預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以伐皓之役實始於鉅平侯祜祜既卒策告其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

邑五千户復詔博士臣某刻石紀功昭示萬世子孫以

紹有晉無窮之基弗敢壞頌曰

煌煌有晉寵綏下民欲俾萬方均囿至仁惟皓不恭據

彼海瀕殘虐是逞若火四焚帝怒斯赫命將徂征龍盾

虎旟照耀日星士氣如虹吞厥南土長江天塹一朝飛

渡罔不震驚流汗浹背豈伊神武自天而墜帝命將臣

汝戒汝師汝敵則劉降宜舍之皓既面縛餘敢不釋萬

里雖遠天威咫尺青蓋委蛇入于洛中夙發其祥昭此

武功皇華載遣六轡耳耳誕布陽和以消陰曀旋乾轉坤六合一家文恬武嬉渾渾無涯有功者賞載朌載錫赤芾桓圭帝不之惜惟帝神武能屈羣策拓開蠻荒揭此日月帝德流行頌聲斯播授之樂師以薦郊廟

擬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粤武德四年秋七月朔記室薛收頓首再拜言仰惟秦王殿下龍興晉陽佐我皇帝起義兵以龕定禍亂金鼓一振罔不臣順唯鄭王世充夏王建德昧厥大命侵牟

我邊陲刈劉我蒸人抄掠我玉帛干戈之相尋殆非一朝一夕皇帝震怒詔王督諸軍伐鄭遂敗世充于穀水進圍洛陽建德不思自靖凶德叅會將兵十萬來救王帥諸將酣戰破而擒之於是世充智窮援絶率羣臣詣軍門降王至長安獻俘於太廟行飲至禮詔斬建德於市免世充為庶人徙于蜀中大赦天下天下萬姓驩欣舞忭以為皇帝之睿謨雄筭王之戎功駿烈皦皦乎不可尚已洮備在戎行親瞻制勝料敵之竒進退擊刺之

雄耳目怖駭若臨鬼神雖淺劣無識不可無歌詩以鋪張鴻休謹撰平夏鄭頌一通以獻庶幾昭示萬世以宣有唐之聲烈以著王業之艱難云其辭曰

真王挺生宅靈孕奇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噓陽吹陰宰于化機精神所被物無不綏皇帝興兵以遏亂隋王左右之神運天施或獻奇謨食若元龜或賈棬勇力如虎貔雄吞八極易若拾遺如鼓迅飆泱泱四來降燕帖魏踣秦以篡金鼓之下孰能慢台維此二豎曰夏暨鄭據

河北南兵犀弓勁勢成鼎足力與我競夏陷黎陽思百其勝衛滑齊兗蹂踐莫定鄭取汴亳奪我藩屏封豕長蛇貪噬益横况於官城大設坑穽四周削起峻若甗甑忌則陷之毀宗滅姓怨氣塞天凝為祥眚人之孔哀其何能竟皇帝曰嗟我人何辜勅汝秦王汝亟是圖汝敹汝甲汝張汝弧汝簡銳驍東傅其都王拜稽首禡牙出徂旌旗飛翻士卒嘯呼曰爾萬寶爾疾而趨扼其龍門毋逞虜誅曰爾德威視敵若無圍厥河内扺其大軔曰

爾君廓爾震鼓桴控彼洛口以絕餉輸屢戰屢克王乃向洛移軍青城壁壘星錯虜薄穀水栫以虎落王曰爾通爾急往用我引騎南以褫其魄靈威莫抗虜漸退却横戟長追如鼠入槖掘塹而守朝鼓夕柝不日成擒以潤鼎鑊洪爐熾炭何金不鑠夏人卒狂稱兵黨惡其旅若林誠可怖愕王曰靖哉爾衆勿捲虜卒既惰虜將且驕虜命當傾決於今朝莫匪上天欲逸我勞使發一矢中此兩鵰咽喉之門實在虎牢吾往狘之短兵爾操且

行且餌伏鋭于坳伺虜深入乃與死鏖虜因大讋布屍滿皐進退維谷更動疊騒偵吾牧馬將襲而逃王乃濟河南臨廣武駷牝如雲留彼弗取虜果來迎列柵牛口我閉弗出自辰達午虜氣既竭逡巡欲走王謂士及爾整部伍爾將梟騎突此羣醜矛進而翼截其兩肘會虜方朝顛倒失序震霆方驚不及掩耳擊刺從衡龍飛熊吼天日為黃塵起如霧正戰方酣王出以奇爾知節等卷旆而馳旁繞虜陣張我虎旗虜衆惶駭奔如流澌相彼

酋首欲絶而西神槊一指顛若墜尸王叱武威執而縛之囚示鄭人鄭人曰噫我援已絶我力莫支我肉我袒牽羊以隨有餘者孽亦復來歸奉璽再拜冀免殲夷乃獲乃俘振旅而復王被金甲懸厥魚服遠而望之有光熠煜大將森衛後先聯屬鐵騎萬匹旁障羽纛鼓吹颯沓節以金鐲清廟有赫上與雲矗陳俎奠爵籩豆嘉肅既俘以獻且拜且祝祝已飲至列筵如竹醇酎川流精殽林簇梟鷺既醉咏歌相續皇帝曰嗟賚實弗恭稔禍

濟惡厥父用亢當梟其元以令醜克充罪固殷悉衆禦
攻待以不死徙寘蜀邦我人實煩轉輸是共或居遐裔
久阻冦封惴惴自保息屏足重宜行給復式寛其庸復
赦宇内以示大同丹鳳銜詔無逺不通弘宣睿澤丕昭
仁功萬方有言如蔀斯撤昔也戰爭連城蹀血蒿萊千
里人跡殆絶今也恬嬉寧爾家室盡斂戈矛化為襏襫
人和既滋天休當發山出器車庖形瑞蓂騶虞在郊芑
鳳巢穴黄龍舒采白烏振潔無間朔南聲教孚浹視彼

梁楚千鈞一髪定知來朝不煩斧鉞天生烝人常代傖
囊必眷有徳以綏以攘簡策所紀更僕莫終徴之秦漢
厥事孔明嬴政肆虐虎視域中踐華因河為固自防穴
狐一鳴亂如沸羹六國復興各自立王籍起會稽中號
最强喑啞叱咤萬夫膽喪劉季斬之不翅犬羊鉅敵一
鋤寰宇乃康强隋比秦尤瀆天紀諸桀擾戈聚如蜂蟻
不有靖之代何能治惟帝明睿乘運而起惟王輔之以
臨四海黄鉞白旄翦薙不軌無堅不磔無險弗砥夏鄭

既夷治平可致揆之炎漢聯芳儷美赫赫神功可昭萬祀收在戎行躬瞻鴻偉敢揚頌辭以告太史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瀕于江水蟲螭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游興使物治鏌厭其窟宅一在西山雙領南堙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勵尺下施

八索謂能鈎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瀛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盖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沈橭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徼旌陽西安民其庶矣瀛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

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吴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咮擹波譎脽運濤縈天誅黙驗腥遏僉徵沈鼉鼊産蝕臭泑成靈伯應歷鬼憲宣刑獄籙三辰斗劍七星揮斥雷戰刳割霆升河啬黑廓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楹祝融主燚閼伯司型八神錫羡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鍵方扃溟妃捧鑑淵后持衡飆笙鶴瀨月吹皛汀仙旍迴紫童節流青玄勲潛汤素牒晶熒鼉山鐵絙龍鼎文銘翊扶鴻

宰斡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勿傾

三老圖頌

浦江鄭氏以孝弟為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爨案而飯者垂三百年靈和克㕛發為祥徵三壽作朋形於同氣孟曰伯陽父年七十有二叔曰仲德父年視孟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年比叔又劣其五惟是三老人者身載明德聿昭前聞天休滋錫精神熈康羣從子姓趨翼乎後先仁聲義聞流行於倫類誠可謂備享百福而綏有

遐齡者矣濂竊聞之南極有老人之星占者謂其光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間氣化孚浹同流上下閱世靈長似若不偶然者況於孝弟之家通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鼎立景貺之川臻也濂也不敏覽圖興嗟斯頌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天降康其福穰穰斯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景之星非雲之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緇衣載肅其儀其神孔熙其樂孔皆叶燕居之耽時盍其簪如鼎之安如

星之參協數于三孰不式且瞻旌門有恤孫子之飭有百斯集雅雅魚魚振振蟄蟄或馮或翼弗徐弗亟唯步武是式歲時宴饗叶肆筵于堂籩豆大房曰殺羔羊其醪苾芳鐘鼓喤喤笙簧洋洋多士鏘鏘更獻壽觴祝鯁于前執酳于旁人士來觀有嘆有言維此旌門德義之尊維此壽朋景福攸臻積之既蕃受之弗諼錫羨于後昆其美之都孰侈孰舒孰形匪圖古亦有諸其年曰耆或至于期頤是繪是摹儷美而同趨九藍之山有石巖

巖曰麟之水其流亹亹眉壽無有害與之同體壽俊之良髮素而眉龎茀禄具慶叶流榮于鄉匪榮于鄉實邦家之光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述

詔凡一章

奉制諭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間者安南國王陳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熞為王令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熞為

盜所逼悉自翦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簒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肰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爾其毋悔

誥凡五章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

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毘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粤自蚤歳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内庭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唯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遥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

在帥衆來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視彼暗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兹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禄爾尚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懋哉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為怒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勲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揚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嗚

呼陳紀立經爾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誥

陝西在古為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叅知政事以綜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具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畧

朕嘗歴試其為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别駕特授以叅預之職夫别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叅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韞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懐官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程能而議功定勲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寘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盖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繫乎銓衡者甄别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具官云云爾尚允釐百工以熈庶績名器之崇卑爾當慎其任授之方流品之清濁爾當展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文憲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憲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路

文憲集卷二

明 宋濂 撰

記九十章

觀心亭記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大明皇帝執符御歴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於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

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甓為墉塗以赭泥中寘黼座前闢彤户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焉召臣灝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沖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怠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

有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

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内居常如亭中時則必與天為一祥刑敷政一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詔旨輒稽古書而為之記别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遊琅琊山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曁諸王久處宫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

灜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灜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䧺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皐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瑯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

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為畜養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惟凉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于潭者三約三日

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歷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激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惟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彯兵後焚煉爲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

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亟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漉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冦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凞陽洞皆未暇往蛇行

磬折黄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熈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隳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盖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在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處唐大歴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甃甃之區惟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典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盖

益秦王伴讀趙鑌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彦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氷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為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

有明月溪稍南有吴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人舜臣瑯琊山記頗不合大體為之破顔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于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歴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

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刜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第以處于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于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

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令得以厠跡朝班出陪帝于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㝢之所致邪非惟瀛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元史目録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

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録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

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廉臣王濂臣王彛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褘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録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
前代之史以為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
識若合符節盖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謬悠
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
揣分無任戰兢令鋟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録之
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
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奥區號多佳山川黟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鳳凰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于後先而黄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陰陽而吐和降精于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

所致歟初學在縣市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為闘爭之場官廬民舍焚爇無遺而學亦廢矣灊煙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兎或暮出衢人識者為之徬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喟然嘆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當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于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

剪刈穢荒別畚新土充其廓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象服正配𪐚座朱几嚴事有容旁圓從祀於兩廡閒外敞正門列以晝戟法庭端潔𡒄平宻鞏欄楯翼遮術道直修外為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啬不侈無僭爰𢙢經始于秋九月考成于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咏蹈僉謂侯

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于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于學而以訊馘告昌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播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俟於下車之初能汲汲

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歙之人士尚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令招徠懐集民歡趨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于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阮二堨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

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鄱再遷于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閏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戚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

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
渤國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主
留守曼濟台台家教其子托克托及額森特穆爾元統
間托克托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于潛
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
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
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
政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威如故重記至元

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
實協賛之上念其功名至便殿錫以黄金繫帶超拜集
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歴亞中中奉資
善三階大夫會托克托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
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
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
禄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
受先公前娶臧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

渤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
鄉薦後用御史祭舉為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博學
能文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監丞奉
訓大夫孫男三長士愕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
謐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弇曾孫女一申先公
生于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于今至正
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卜以是年八月
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吴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

左五十步而近嗚呼褎叙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録其副以藏于家庶幾後人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埸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于嚴于時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衆知政

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
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虜挾我叛人謝再
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爲石窺我建德公遣兵
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
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爲必拔之計
構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建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
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
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

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
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闚公往即起
乘之柰何諸曁雖受圍得一鋭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
浙水東門户在諸曁諸曁苟不守郡縣必致驛騷故虜
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泝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
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師三人為居守明日癸丑遂
行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為辭公弗顧甲寅至
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

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為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潜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分諸將為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叅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多寡我國何負於叛人虜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我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

覦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彊占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勊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報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狥語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既接公秉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楕屢及公膝公馬上運戟㨗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讋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

洞兵居後列猶覘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蹦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為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為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幕府上其功簿于朝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

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識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為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為之奔潰此所以為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盖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為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為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于内勁氣注於外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

膽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燿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為不可及矣瀌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為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以詩曰

於赫皇王大明東升爍彼羣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奠以寧俾彼李公實遍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導宣

皇靈德柔威刷吳虜逞虐登我叛臣屢啓兵釁來毒我
民亦既擣之化為埃塵龍集鶉首仲春之月怙惡弗悛
竟犬之突合圍諸暨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間咄
哉狂虜天紀之干翹其若𢿱鬭此勁翰迺飭將佐整厥
堅冑𢿱厥琱戈礪厥金鏃我欲即發爾罔或沒禡纛于
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言旌幟翻翻蛟螭騰淵熊羆出
山直薄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白如練吉徵開先
何兵不剪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宅其中堅氣

通脉聯勢如率然復戒多士厲衆我寡大刀長揮毋獲
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爲赭厲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奮
先星流飆旋閃閃莫定髑之必顛厲實讋疑斯何爲者
莫非神兵自天而下震慴相駭弓不能弛三軍縱擊其
亂如雲混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脅或斷其齦蠢彼
有苗猶爾偵視山砥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
熾如雷斯摵如風斯奔如火斯燉融乾燭坤一鼓而殲
凛焉雄吞讋猶駕鵰衆若雲翳狐隼橫擊無有不斃將

唯在勍豈多為貴人亦有言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
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爽昔兵始交毒霧蒙絡今敵既平
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昭灼奏凱而旋既歌且謡歌
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飈獻娱嘉卉動揺耆耋歡迎列拜
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為公壽三軍戾
止燕饗有容公拜稽首蹶于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
皇情悦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匪
琛伊賚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叅佐化權遂開

丕基萬世其延惟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寮師師選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熈無敵不靡無徠不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賛咏鋪張選古之義史臣作歌蹈揚奮厲

故懐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華善公墳記

公諱華善輝和爾氏世居高昌曾祖紐掄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特穆爾布哈中書左丞相父布達實哩

中書平章政事㫖襲王爵母額森呼圖克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㓜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賫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内附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奉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凉轉輸饋餉無乏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寧縣聚寶門外五里吕氏花園上遣使者

祭墓恩禮優渥人皆以為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于王家暨入國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為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墓以志其哀

恒山精舍記

恒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脩之所也精舍建於盱江恒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恒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盖伯昭之先家于陽

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敭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禋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并奏京欺君罔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秬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厲亢三筵楹礎犖密戶牖靚明伯昭飲水著書

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閒嘗出户而望見夫林巒之蒼潤烟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泫然流涕曰嗚呼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恒山乎恒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巖阿川曲遺馨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恒山乎恒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於是名其精舍曰恒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于䟡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于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

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曽孫通因按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兾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于恒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恒山日游乎陽曲亦奚翅久居于

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贍而文雄試藝鄉闈嘗占

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煜然起于東南如長虹

貫天無遠弗覩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為人俊

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異時立朝勁氣直辭必

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緦緦於恒山瀛亦知其能承家

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蓋

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

於斯是則所以為伯昭者也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充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大澤曰華川唐武徳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繡湖者即其地也子充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充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羣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㝠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于侍講黄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于舍壁濂雖稍長於子充視子

充之辭鋒橫厲百未能及一縱强顔欲記之將何以云耶雖然子充弱冠時濂見其文輒曰子充他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為知言濂雖不文寧不為子充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羣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

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尊防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畧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為文列禦寇氏則以黄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

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横之文孫武氏吴起氏則又以軍刑兵勢圖國料敵為文獨荀况氏粗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羣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盖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自是

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于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粹之羣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

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惟羣聖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羣聖人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于古舍羣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充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為子充告者誠以子充將以文知名于世不可不以羣聖人之文為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充之居不二舍而近

他日謁子充于湖之陰仰觀俯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叅之以羣聖人之文則瀌與子充各當有所進也子充以瀌言為然乎雖然瀌言夸矣子充幸為我删之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温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頤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

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搆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遥是謂三一之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冲陽子

曰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兎畢月之烏取象表徴指意甚微陽既合陰陰亦含陽茍舉其偏道則不張子何見之拘邪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聨緜枝葉扶疎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于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内朗盖以無為而得無為而成孰火能為其候孰鼎能為其鑪孰藥能為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託物著于丹書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

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瑶露初滴寂

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黄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

則予之說為當矣冲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

内外非粗不足以别精非外不足以形内初機之徒未

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

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

哉於是相視一笑冲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冲陽子

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為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

為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冲陽子曰唯冲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為字台之黄岩人盖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某日玄真遯叟金華宋濂記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静之體

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奮傑於晨露夕月之中遇祥飈過之冷冷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静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斂神功於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複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

笙鏞間作經簷蔔之林則郁烈酣潤淸芬之襲人入鮑
魚之肆則腥臊逆鼻觸之而噦嘔如此者不可以一二
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
豈皆有繫于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
動儻其性本動則寧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
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喜
色熙然如霧廓霞舒興哀則千人霄涕鼓勇則萬夫莫
敵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

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静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垣舍之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或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是矣甞一滴之鹹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而

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蘅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為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故復為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為文其妙無以

加矣予何言哉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民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彦聲者有德於鄉又能與陸務觀父子游而其諸孫𢝢東萊呂成公弟子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駕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葢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于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曹試經義合格署

通判于漳州將上以堂記屬予予頗聞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簪纓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諜不通非其族也嘗搆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鵂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于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于始搆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僂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刲羊刺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

樂之酒微酣坐客擊案為節而歌之曰有歸者堂高明之居蔚蔚紆紆曲橑而交疏惟德之符冥數懸應不爽乎錙銖繼有賡之者曰新居其遷茀祿其延族姓其聯演迤而芊緜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因取書有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

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提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爵祿之來當未艾也駕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占者之云蓋出於機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為矯集其門者日益繽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朊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

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為善養矣陵江劉復初父及繼母俱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為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

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魯瞻嘗奉諸父玄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魯瞻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為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汙樽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子今有室廬器用之美稻粱羊牛之饒決不能復之以為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裳

衣以定其分鼎彝罍爵以稱其用門奧屋漏以嚴其居筵榻格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子令狃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復之也然則子之復古者將何居魯贍笑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爲尤著文懿公實泰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爲故宅之基尚巋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烟凉草觸目悽然輒彈

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奈何無迓續徽猷者乎復古之名盖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為況思追紹于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厲是足尚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止於斯否乎魯瞻曰何謂也予曰文懿公之為人外謹懦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烟而為唐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矣較于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

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于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于一家哉魯瞻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爲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爲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子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瞻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犧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繫於是乎

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瞻父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已復古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沾沾焉取則于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

諸屋壁魯瞻母以余言為誇而棄之古佐名某以經學教授于鄉言行有師法魯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盖凛然云

敦睦堂記

台黄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為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于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為國朝洪

武丁已若奎之子昭與羣從兄弟謀以為自斯堂之廢
久而不復則親義疎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
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
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門曰敦睦其在
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
具既備又為井田以聯其心為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為
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
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婣睦之行

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賙邮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狠虐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隣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廢人自為家鄉自為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于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于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為

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于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氏之為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知勉于學而篤于行頑嚚化為純慤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他日東海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𣂏試記其堂以俟焉

棣華堂記

盱江黄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為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既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籍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為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巋然老矣龎眉皓髮相映於

残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長所存者惟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於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為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子豈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旨公所作以親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傅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

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為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儐爾籩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為尤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

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棣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為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為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為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李乂華蕚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歌

以侑觴人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子邑人以為何如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為讀書地也間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修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沍之際衆芳揺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妍氷玉其葩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予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

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巳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
客有歌之者曰游氣冉冉兮將汙人曠獨處兮誰與隣
姑射仙人兮玉為神驂青鸞兮服素裙望之不見兮隔
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從而賡之曰天風脩脩
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來兮佩珊珊殷勤遺
我青琅玕我將擣之奉晨餐歌巳二人相視而笑予家
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滴
露研硃入朝真洞㸃易聞仲孚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

吾等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況假物之云哉況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閒兩閒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扃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

於是乎書

永思堂記

永之為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廷為承勅郎謙慎而齊飭聲譽出薦紳間會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

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
三山乎抑精神流衍于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覩乎何為
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
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為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
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顔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弄
雛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
將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曰㦧然
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

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為其執鞭一就寢則思為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濂曰不然也人心苦不知足得隴且望蜀濂也父母皆歿久矣其分當永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濂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

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永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母榮豈不知之奚俟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為三庫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慊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濂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孝子者不當為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罄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

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涖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鞫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偽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遁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

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永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祗奉灋旣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記諸堂壁

貞則堂記

貞則堂者傅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為烏傷士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權次即藻又十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日單

凍餒交攻當風雪凄迷青鐙夜織雞再號猶軋軋聞機
杼聲人弗能堪夫人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
華川之南葬已先廬未備者補之持宿券責金者庚之
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櫂得推擇為吏藻從黄文獻公
游以文辭稱夫人素髪垂領日坐堂上含冲挹眏而享
壽養之樂時年盖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青年能守貞
者非艱守於阽危中者為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
積皦皦自信如淮南之金色百煉而弗變非其賢過人

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沉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上于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婺為呂成公講道之邦禮義修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詩書至于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侵第處道之常同老于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令謂如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

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栢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蓋生於世之變也計夫人之心豈樂負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人已為不幸況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瀌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嘗升斯堂而拜夫人藻指謂瀌曰吾子幸為我文之瀌不敢讓使瀌之文傳夫人大節其亦烜著於世矣乎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閭廬以為居稻粱

以為食繒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為治此其故何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繒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孝婦事二夫者為失節彞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歸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

不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
復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譁曰今真死矣奈何莊指
竇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
乎誘者曰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託之
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
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
呼孰謂天道無知儻無知而竇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
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于必善事其親

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
奈何世降俗漓號為士大夫須鬣如戟議論凌雲霄一
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狐
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
呼栢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啻聞空谷跫音
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涷餓而殞其
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
弗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黄㬎先生請記

所謂貞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甞娶妻生一子貧寓外家莊遺錢使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内外之等微之鬼神

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于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可行于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逭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

說滋横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歴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内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臯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徳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

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攘摹儗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于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畬之説其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于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

取退之經畬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旅邸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于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匹于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

曰古人有云心不溷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梁一盂苜蓿一盤既適而且安閒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塵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于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

該其大無不并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末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旦暮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虚不縱不横非東非西纖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谿水虎以之而生朕庶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于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末也又思長生

而度世縱予有所言其何以加于三者之間哉於是偕本道訪月溪于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僵立無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巑岏有儒一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壇紫霞仙人兮駕采鸞七星為衣兮芙蓉為冠鐵笛一聲烟漫漫擷靈芝兮下空山歌已二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苓唐山川相繆而風氣

礬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為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為名府君既占名數于縣日以力本為務未幾家寖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德子中之子文華倜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為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十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

稱于時而退修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于士君子之行盖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今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祉以克至於今日有閭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膏粱以為之羞服而先祖妥靈之無其所不亦傎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侶四人即捐所居之廳事三楹間以為之倡榮遂加以塈茨之功繚以垣墉列以龕櫝與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

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屬君府君之流先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逺屬疏祭不敢用四仲惟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叅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惟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别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汎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為之主守祭田若干畮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

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蹌蹌觀者咸悅以為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復遣其孫愈來徵濂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畆則附見于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為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彛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

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殺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遠

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

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

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

慮却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

其薦奠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

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為殆將愧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

族之嗣人尚思是纘是承棟宇之必葺也毋使之震凌

黍稷之必獲也毋使之檅荒牲牷之必腯也毋使之瘯蠡庶幾濂之文為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為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絶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元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

為睦菴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祠又再傳為承奉郎國
鈞其族寖大承奉府君于艾軒文節公光朝為諸父行
逈建義齋于東井命艾軒為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
遐邇生徒雲赴川臻惟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于天下
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
光其先祠舊在浣錦社葢以睦菴為之宗睦菴三子長
曰諱錫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旂府君名追遠房次曰
諱遷府君名曰白沙房至今垂十三世二百人之多者

皆三房之後於是列為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起于大理之祖考逮睦菴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羣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于四世别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婚宦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諱還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患祠之規制庳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圖之即

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蔽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皇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己酉羣族皆出泉布來助而曰魯恕曰寶曰天禧者為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卿之力也初睦菴在宋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二千畝有奇故烝嘗之禮視他族為時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懼族散宗湮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濂文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

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降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持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迨乎後世經殘教弛漫焉而弗之謀曾未四三傳已藐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昔未能盡合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濂聞莆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此見艾軒之教浹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泯

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三房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為

名進士云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

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于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

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瀹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

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

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于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葳者始葳卒葬于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

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蔵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于左偏禩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遷之知南劍州起鰲及其父陽江君配即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

止愚道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
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
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
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強之
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正者今
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疎者可以復親
遠者可以不散富强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
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為之教有

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修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茍不能過于他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于禮其徵記于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間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

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故
乃迎養于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顏白髮共坐堂上妾與
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
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之歡如此吾退
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初姑未亡時妾子
瓚始十三歲姑嘗撫瓚頂謂曰吾年耄矣或幸見汝之
有子吾死亦瞑目矣又三年君自金華還浦陽妾與母
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瓚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

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為像以事之凡遇疏食菜羮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之亦可謂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公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

主之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思親豈不尤切于子哉禮若可為則予為之也久矣專曰是故然矣世俗媚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況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心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命工人刻像以遺之并録其問荅之辭書于像龕之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安道堂記

自昔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

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畧爲之鞭驅僭叛汛掃六合内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贄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傑魁壘之士翕然附從指顧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

道自上之興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凡上之征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臨四五千里虜偽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算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為上所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尚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廷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擢闕　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為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禄于朝者孰非仕

哉葢有終其身沈於下位欲覲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近輦轂下有願承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上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慼夫稱天命以紀載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為之言

思遠樓記

盱江有湛湖周圜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

景無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濵以詩禮爲學至吾永年人益稱其賢以薦者起家爲吉水幕職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號善繼大夫士恒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賫志以歿原鳳兄弟請于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也介前進士曾君仰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鳳對曰不幸先人即世一念及玆精神遐漂無所底止有時摳衣升高極

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又曰令人邇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隕魄黄壚泯然不可見其迹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頼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間神交㝠漠有不知千載之為長一日之為短者孳孳焉悃悃焉日致力于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

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小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于吾身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亹亹相續以至於無窮不可以數計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

學之有爽也惕惕然如履淵氷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無他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嘆曰子言今得之矣頗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徳業儼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為邇無難矣永嘉之

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彜倫而有關于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而止若夫漣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為原鳳賦咏者予則可畧也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

足勢之下降為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畜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遥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濵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絶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爼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

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倈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驂鸞翳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伻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燐宵發悲風翛然襲人君子每為之永慨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覲眺之際亦曰帝力

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娱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厥脩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覃及于海内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濂之學識繆悠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

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爲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羣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瀌盖聞之丹厓先生云

瑶芳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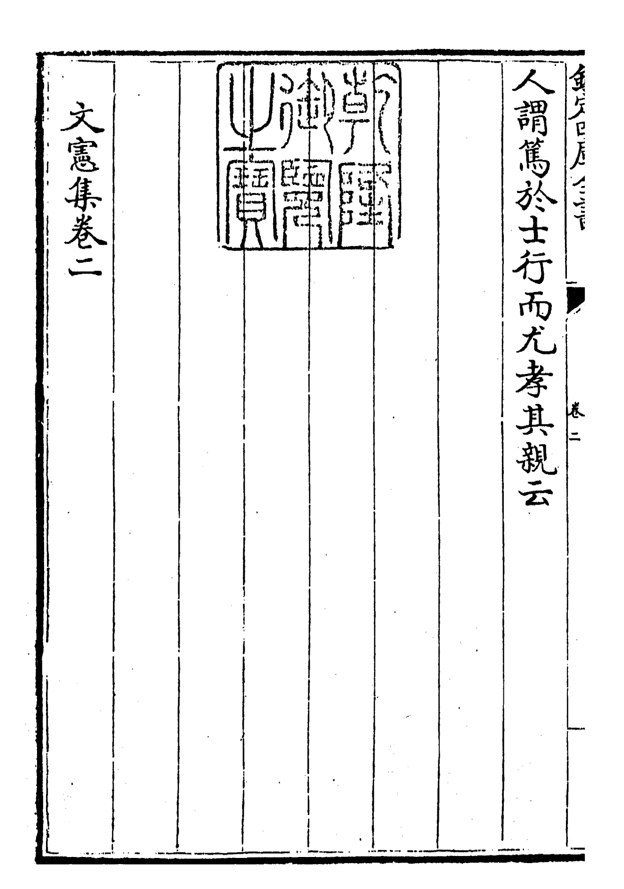
瑶芳樓者常孰虞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瑶芳者何古桐琴之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間一撫弄其聲翏翏然如出金石如聞鸞鳳鳴如與仙人劍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

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駢之迎仙謂其泝遐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韓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瑶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清朗白月獨照神情遐冲夐出世外子賢捘冠鶴氅自函道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久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煋有瑛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容

有與予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豔質兮非華陽卉兮非
奢折秋聲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
華宋濂聞其聲唶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
為榮觀哉蓋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斂以摯處陽明之居
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
乎況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欲之邪宣以
中龢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
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不

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縣崖邃壑或平墅曠林雖非層搆可以闔闢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皆動曲澗流泉復助之為聲勢五音泠然愜心而溢耳太龢融浹内外無閒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兹樓之上矣此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茍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蹈道則未也有若子賢盖學道而有所得者故瀌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絶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

人謂篤於士行而尤孝其親云



文憲集卷二